



唐

書

廿三



伊8
1.738
237



特
1735
237

李密列傳第九

唐書八十四

李密字玄邃一字法主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賜姓徒

何氏入周為太師魏國公祖暉邢國公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
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略散家貲養客禮賢不愛藉以蔭為
左親衛府大都督東宮千牛備身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澈煬帝
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為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
曰此兒顧盼不常無入衛它日述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
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
以蒲韉于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按
轡躡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
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
嘗私密曰上多忌隋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

此係明治
八年八月
廿八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万本于作乘

曰決兩陣之勝噫嗚咄嗟足以警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疆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舉麾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畱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畱直保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亾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趣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搖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自謂功在旦暮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恥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

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斬以徇不從密謂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福嗣果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密曰昔張耳諫陳勝自王荀彧止魏武求九錫皆見疑外今密將無類之乎然阿諛順旨非義士也且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都尙彊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及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圖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速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畱攻三日不能拔引去至閩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等至行在且菹醢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卽死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

市酒飲笑謹譚守者懈密等遂夜亾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木皮以食變姓名爲劉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媚婿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亾去時東郡賊翟讓聚黨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民怨於下銳兵盡之遼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亾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稟無見糧難以持久卒遇敵其亾無時不如取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逸馬肥可乃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皆下滎陽太守楊慶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合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得已陣而待密

率驍勇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千兵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寧常剽奪草間求活哉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振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眇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獲縣長柴孝和開倉賑食衆繚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房胤討密又令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卽位刑牲歃血改元永平大赦其文移

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邴元真左長史房彥藻右長史
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單雄信左武侯大將軍徐世勣右
武侯大將軍祖君彥記室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命護軍將軍田
茂廣造雲旂三百具以機發石爲攻城械號將軍礮進逼東都燒
上春門四月隋虎牢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
以所部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
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隨出軍乘之仁基等敗還保鞏司馬楊德
方戰死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俄而德韜死
乃以鄭頊爲左司馬鄭虔象右司馬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洹水張
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
法明舉江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令
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和說密曰秦地

阻山帶河項背之亾漢得之王今公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
公束鎧倍道趨長安百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彊然
後東向指撝豪傑天下廓清無事矣今遲之恐爲人先密曰僕懷此
久顧我部皆山東人今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羣盜不
相統一敗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密負銳急與之碭中流
矢卧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高祖起師太原密自謂
主盟遣將軍張仁則致書于帝呼爲兄請以步騎會河內帝覽書
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是生
一隋密適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更遣稟將莫如密吾
寧推顧使驕其志我得畱撫關中大事濟矣令記室溫大雅作報
書厚禮尊讓密大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
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河陰舉

之珣極罵不屈死齊方士徐鴻客上書勸密因士氣趨江都挾帝以令天下密異其言具幣邀之已亾去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擊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密兵多騎與長槊而北薄山地隘騎追不得騁世充多短兵盾積蹙之密軍卻世充乘勝進攻密月城密還洛南引而西突世充營世充奔還師徒多喪孝和溺死洛水密哭之慟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翟讓部將王儒信憚密威望勸讓自爲大冢宰總秉眾務收密權讓兄寬亦曰天子當自取何乃授人密聞之與鄭頊陰圖讓會世充兵又至讓出拒少退密馳助之戰石子河世充走明日高會饗士讓至密所密令房彥藻引其左右就別帳飲密出名弓示讓讓挽滿遣劔士蔡建從後擊之并殺其兄姪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隋

將楊慶守滎陽因說下之世充夜襲倉城密伏甲殪其眾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擊不勝世充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洛水爲不流殺大將六人獨世充脫會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居之有眾三十萬又與東都畱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於陣將作大匠宇文愷子儒童河南畱守職方郎柳續河陽都尉獨孤武都河內郡丞柳變皆降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竇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五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侗遣使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平化及而後入輔密受之乃引兵東追化及黎陽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

世勣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德不能諫又
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卽降尚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
瞋目爲鄙語辱密密顧左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箠驅之乃
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僞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中矢頓汲縣
堅壁化及勢窮掠汲郡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
歸密前後相踵初化及畱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
至是軌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弑逆人于弘達獻
於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文都乃止遂歸金墉拘侗使
不遣初密旣殺翟讓心稍驕不卹士素無府庫財軍戰勝無所賜
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民食與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

委於道踐蹂狼扈密喜自謂足食司倉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飢捐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稟
取不節敖庾之藏有時而餽粟竭人散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
數規其違密內不意使出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
少帛請交相易難之邴元真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
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世充悉衆決戰先以騎數百度河
密遣迎戰驍將十餘人皆被創返明日密畱王伯當守金墉自引
精兵出偃師北阻邴山待之密議所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
東都必虛請選衆二萬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
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於衆不能用仁基擊地嘆
曰公後必悔遂出兵陣世充陰索貌類密者使縛之旣兩軍接埃
霧踰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使索

類密者過陣諫曰獲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
彥皆爲世充所禽偃師劫鄭頊叛歸世充密提衆萬餘馳洛口將
入城邴元真已輸款世充潛導其軍密知不發期世充度兵半洛
水掩擊之候騎不時覺比出世充絕河矣卽引騎遁武牢元真遂
降衆稍散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勸傷幾死瘡猶未平今
可保乎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
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幸
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富貴掾柳燮曰昔盆子歸
漢尚食均輸公與唐同族雖不共起然遇隋歸路使無西故唐不
戰而據京師亦公功也密又謂伯當曰將軍族重豈復與孤俱行
哉伯當曰昔蕭何舉宗從漢令不昆季盡行以爲媿豈公一失利
輕去就哉雖隕首穴胸所甘已左右感動遂來歸初密建號登壇

疾風鼓其衣幾仆及卽位狐鳴於旁惡之及將敗輦數有回風發
於地激砂礫上屬天白日爲晦屯營羣鼠相銜尾西北度洛經月
不絕及入關兵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
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
不減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
嘗呼之弟妻以表妹獨孤氏後禮寢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
朝會進食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
自爲此未幾聞故所部將多不附世充者高祖詔密以本兵就黎
陽招撫故部曲經略東都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駟東至
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
以存亡易慮公顧伯當厚願畢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
益也乃簡驍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髻離藏刀裙下詐爲家婢妾

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據其城掠畜產趣南山而東馳告張善相以兵應已熊州副將盛彥師率步騎伏陸渾縣南邢公岷之下密兵度橫出擊斬之年三十七伯當俱死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得士哭多歐血者邴元真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以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能馬上用槍密軍中號飛將偃師敗降世充爲大將秦王圍東都雄信拒戰槍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退後東都平斬洛渚上

祖君彥齊僕射孝徵子博學彊記屬辭瞻速辭道衡嘗薦之隋文

帝帝曰是非殺斛律明月人兒邪朕無用之煬帝立尤忌知名士遂調東都書佐檢校宿城令世謂祖宿城負其才常鬱鬱思亂及爲密草檄乃深斥主闕密敗世充見之曰汝爲賊罵國足未君彥曰距客可使刺由但愧不至耳世充令撲之旣困卧樹下世充已自欲盜隋中悔命醫許惠照往視之欲其蘇郎將王拔柱曰弄筆生餘有罪乃蹙其心卽死戮尸於偃師

贊曰或稱密似項羽非也羽興五年霸天下密連兵數十百戰不能取東都始玄感亂密首勸取關中及自立亦不能鼓而西宜其亾也然禮賢得士乃田橫徒歟賢陳涉遠矣噫使密不爲叛其才雄亦不可容於時云

李密列傳第九

西川中鳳堂
氏圖印

唐書八十四

王竇列傳第十

西川中鳳堂
氏圖印

唐書八十五

王世充字行滿，祖西域胡，號支頽，耨後徙新豐，死其妻與霸城人王粲為庶妻，頽耨子收從之，冒粲姓仕隋，歷懷汴二州長史，生世充，豺聲卷髮，忌刻深阻，涉書傳，喜兵法，通龜策，推步以陰為左翊衛，遷御府直長，兵部員外郎，從楊素北伐，為幽州長史，大業初為民部侍郎，善占對，習法，敢舞文，上下人或辨駁，世充以口舌緣飾，眾知其非，亦不能屈也，出為江都贊治，遷郡丞，煬帝數南幸，世充善伺帝顏色，阿邑順旨，性機巧，飾臺沼，陰奏遠方珍物，以媚帝，帝愛昵之，拜江都通守，兼知宮監事，世充觀隋政方亂，而江左浮剽易動，乃陰結豪桀，有繫獄者，皆橈法貸減，以樹私恩，楊玄感反，吳人朱燮、晉陵人管崇起，江南應之，兵十餘萬，隋將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克，世充以偏將募江都萬人，頻擊破之，每捷必歸功於下。

及古開

虜獲盡推與士卒故人爭爲效由是功最多大業十年齊賊孟讓轉寇諸郡至盱眙世充拒之保都梁山列五壁不戰羸兵以示弱讓笑曰世充文法吏安知兵吾今生縛之鼓行下江都矣時百姓皆入保野無所掠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卽分兵圍之世充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畱兵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爲方陣外向毀垣旦而出奮擊大破之讓以數十騎去斬首萬級虜十餘萬人煬帝以世充有將帥略復委捕諸盜所向輒定會突厥圍帝雁門世充悉發江都兵赴難詐爲可喜事以邀聲譽在軍蓬首垢面日夜悲泣不釋甲卧必席藁帝以爲忠愈屬信之厥次賊格謙兵十餘萬屯豆子龔太僕卿楊義臣殺謙世充討其餘黨夷之進擊賊盧明月於南陽俘係數萬還帝自持酒爲勞世充啓帝江淮良家女願備後廷無繇進帝喜

令閱端麗者以庫貨爲聘費不可校署計簿云敕別用有司不敢聞具舟送東都宮會道路剽奪使者苦之或沉舟亾去世充屏不奏李密逼東都詔世充爲將軍以兵屯洛口大小百餘戰無大勝負詔卽拜右翊衛將軍趣破賊十四年世充引軍與密戰洛南有氣若城壓其營世充大敗衆幾盡走保河陽自繫獄請罪于越王侗侗以書慰勉賜金帛安之召還洛哀亾散得萬人屯含嘉城畏縮不敢出會江都弒逆羣臣奉侗爲帝以世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宇文化及擁兵北還侗聽內史令元文都盧楚等謀以重官畀李密使討賊若化及破而密兵亦疲乘其弊可得志乃遣使以太尉尚書令卽軍中拜密趣兵北討密稱臣奉制引兵從化及黎陽戰勝來告衆大悅世充獨謂其下曰文都等刀筆才必爲密禽且我軍與賊戰多殺其父子兄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以此

言激衆。文都等聞大懼，伺欲以文都爲御史大夫。世充不許，曰：「嘗與公等約，左右僕射尚書令御史大夫，畱待勳舊，今各欲得，則流競開矣。何以共守？」文都憾焉，潛與楚謀。因世充入殿，伏甲殺之。納言段達庸怯，畏不果，馳告世充。世充夜以兵襲含嘉門，圍宮城。右武衛大將軍皇甫無逸等遣將費曜田閻拒戰，太陽門墮，敗。世充入之，無逸以單騎遁。收楚殺之時，紫微宮尚閉。世充扣門，給伺曰：「元文都等欲執陛下，降李密，臣不反，誅反者耳。」段達執文都，送世充殺之。世充悉遣腹心代衛士，然後入謝，曰：「文都楚無狀，規相屠戮，臣急爲此，非敢它伺與之盟。」進拜尚書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乃去含嘉城，居尚書省，專宰朝政。以其兄世暉爲內史，令居禁中。子弟皆將兵，分官吏爲十頭，以主軍政。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屯金墉，勁兵良馬多死。世充欲擊之，恐士心未一，乃謀以鬼動衆，令

德陽門衛張永通言：「夢人謂已曰：『我周公能以兵助討密，世充白伺立祠洛旁，使巫宣言：『周公令急擊密，有大功。』不然，兵且疫。』」世充下皆楚人，信妖，遂請戰。乃簡精卒二萬騎，二千跨洛水爲三橋，以度兵。密軍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上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降其將張童仁、陳智略。進拔偃師，初密得世充兄世偉及子女，應於化及軍，囚之。至是皆歸。世充兵次洛口，密長史邴元真、司馬鄭乾象以城降，悉收美人寶貨而還。密以數十騎跳奔。於是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加黃門、印、綠綬。綬以尚書省爲府，置官屬，乃設三榜於府外。其一求文學，堪濟世務者；其一武幹，絕衆推鋒陷陣者；其一能治冤抑不申者。繇是上書陳事，日數百，皆慰勞省接。雖吏卒必飾詞誘納，而世充素詭妄。

不能讎其語士大夫遂貳初殺文都欲詭衆取信乃請事侗母劉太后爲假子至是加號聖感太后散騎常侍崔德本曰此王莽文母何異乎後食侗前得嘔疾疑見毒遂不復朝以將張績董濬衛宮城武德二年矯侗詔假黃鉞相國總百揆封鄭王授九錫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旄頭雲罕舞八佾設宮縣出入警蹕術士桓法嗣自言能決讖乃上孔子閉房記画男子持一干驅羊狀因說世充曰隋楊姓也於文干一爲王王處羊後大王代隋之符又陳莊周人間世德充符二篇曰上下篇與大王名協明受符命德被人間爲天子也世充喜曰天命也拜受之以法嗣爲諫議大夫又羅取飛鳥書符命于帛繫鳥頸縱之有彈捕得鳥而獻者亦拜官諷百官勸進時納言蘇威老就第世充以威隋大臣有素望每表必署威名使段達等脅侗曰天命不

常今鄭王功德甚盛請揖讓用堯舜故事侗怒曰天下者高祖天下若隋德未究此言不可發必天命遂改尚何禪公非先帝舊臣乎朕何賴達等流涕世充又詐曰天下未定須鎮以長君待天下安則復子明辟四月矯侗策禪位幽侗於含涼殿猶三讓遣諸將以兵清宮世充襲戎服法駕導鼓吹入宮每歷一門從者必呼至東上閣更衣冕卽正殿僭位建元開明國號鄭乃封兄世衡爲秦王世偉楚王世暉齊王諸族屬以次封拜以子玄應爲皇太子玄怨爲漢王世充每聽朝決政誨諭言語諄復百緒以示勤篤百司奏事者聽受爲疲出則輕騎無警蹕游歷衢肆行者但止立徐謂百姓曰故時天子居九重在下之情無繇察世充非貪位者本救時耳正若一州刺史事皆親覽當與士人共議之恐門衛有禁無以盡通今止順天門外置座聽事又詔西朝堂聽冤訴東朝堂延

諫者。繇是章牘填委。觀省不暇。後亦不能復出。五月。裴仁基與其子行儼及宇文儒童崔德本等謀劫世充。復立侗。不克。夷三族。六月。鳩殺侗。以絕衆望。世充率衆東徇地。至滑。以兵臨黎陽。時黎陽爲竇建德守。故建德亦破世充殷州。以報其役。三年。下書大赦。築練兵臺於伊關。守將羅士信。豆盧達。稍稍歸國。世充顧下多背已。乃峻誅暴禁。以威之。戶一人逃家。無少長皆坐。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免。令伍伍相保。一家叛。舉伍誅。樵牧出入皆爲限。公私不聊生。遣臺省官督十二郡營田。行者自謂仙去。以宮城爲大獄。意所猜惡。必收繫其人。內家屬宮中。或命將亦質其孥。乃遣旣而囚質。且萬口食不足。餓死者日數十。七月。高祖詔秦王率兵攻之。至新安屯。保多下。敗世充於慈澗城。八月。王陳兵青城宮。世充悉精兵來拒。隔澗言曰。隋失其國。天下分崩。長安洛陽各有分地。吾常自

守不敢西。顧熊穀二州在度內。不取敦鄰好也。今王遠涉吾地。越三嶠饋糧千里。勤師遠出。將何求。王曰。四海之人皆承唐正朔。獨公迷不復。東都士民來請師。陛下重違。我是以來。公若降。富貴可保。必拒我。勉之。無多言。世充約割地。不許。潁州總管田瓚請舉山南二十五郡歸。九月。王君廓進拔轅轅徇地。至管城。河南州縣以次降定。始竇建德與世充隙。至是建德遣使結好。并陳赴援意。世充遣兄子琬內史令長孫安世報。且乞師。四年二月。青城宮守將以宮降。王進保之。世充引兵出方諸門。臨穀水以戰。王陣北邨。令屈突通步士五千踰水擊之。兵接。王以騎決戰。世充排攢兵殊死鬪。自辰及午。乃潰。俘斬八千人。王傅城塹而守之。世充糧且盡。人相食。至以水汨泥去礫。取浮土糝米屑爲餅。民病腫股弱。相藉倚道上。其尚書郎盧君業郭子高等皆餓死。御史大夫鄭頰丐爲浮

唐書八十五
屠世充惡其言殺之然氣竭但嬰城須建德之救五月王禽建德并獲王琬長孫安世俘示東都城下且遣安世入言敗狀世充惶惑將突圍出保襄漢謀於諸將皆不答遂率將吏降軍門王受之以屬吏陳兵入城發府庫資將士其黃門侍郎薛德音以移檄嫚逆崔弘丹造弩多傷士前誅之又收段達楊汪孟孝義單雄信楊公卿郭士衡郭什柱董濬張童仁朱粲王德仁等斬洛渚上以世充歸長安高祖數其罪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族徙于蜀將行爲羽林將軍獨孤修德所殺初修德父機嘗仕越王侗世充既篡謀歸唐爲所屠者也高祖免修德官子玄應兄世偉在道謀反伏誅世充篡凡三年滅
竇建德貝州漳南人世爲農自言漢景帝太后父安成侯充之苗裔材力絕人少重然許喜俠節鄉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

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盜夜劫其家建德立戶下盜入擊三人死餘不敢進請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係取之盜投繩建德乃自縊使盜曳出躍起捉刀復殺數人繇是益知名爲里長犯法亾會赦歸久之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贈予皆讓不受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起乃謀曰往文皇帝時天下盛彊發百萬衆伐遼東猶爲所敗今水潦爲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是恤而親駕臨遼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情危駭易以搖動丈夫不死當建功于世渠爲亡命虜乎我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葭亂阻奧可以違難承間竊出椎埋掠斂足以自資因得聚豪桀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亾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

入高雞爲盜安祖號摸羊公時郇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
間修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鄙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
焚鄉聚猶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
間聞家屠滅卽率麾下二百人亾歸士達士達自稱東海公以建
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衆益盛至萬人
猶保高雞泊然傾身接物其執苦與士卒均由是能致人死力十
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
乃推爲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旣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
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爲亾狀士達取所虜陽言建德
妻子殺之建德遺絢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引兵從建
德至長河界欲與盟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
匹絢以數十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達威振山東隋遣太僕卿

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誅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
欲遂入高雞泊窮剽根穴建德謂士達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
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有
功士達不納畱建德守壁身將兵逆戰置酒享士建德聞曰東海
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
乃畱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達於陣追北薄壘
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以
殺士達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達士死齎葬
焉爲士達發喪軍皆縞素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自稱將軍初
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
本爲客尊任之參決軍議隋郡縣吏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
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略幽州戰死其下魏刀兒

號歷山飛壁深澤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場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苑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世雄以爲畏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跬不可視隋軍驚遂潰相騰藉死者如丘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聞煬帝遇弑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弔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饌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微纆與言隋之亾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誼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君者且往爲盜可安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

隙者敢輒搖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冬至大會僚吏有五大鳥集其宮羣鳥從之又宗城人獻玄圭一景城丞孔德紹曰昔天以是授禹今瑞與之俾國宜稱夏建德然之改元五鳳以德紹爲內史侍郎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及德紹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等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杖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今戕君而移其國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語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元武達許弘仁孟景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囚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陸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

唐書八十五
肉飯脫粟加蔬具妻曹未嘗衣紈綺及爲王妾侍裁十數每下城
破敵貨寶竝散資將士至是得隋宮人尙千數悉放去其文武驍
果尙萬餘各聽所之乃以誅化及報越王侗封之夏王遂號大
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尙書右僕射兵部侍郎崔君肅爲侍中
少府令何稠爲工部尙書餘隨才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
東都者恣聽不畱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于境二年陷邢趙滄三
州復陷冀州執刺史麴稜赦之復以爲刺史八月陷洛州虜刺史
袁子幹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充墓置守冢三十
家又遣使朝侗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雄俄而世
充廢侗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進諡隋煬帝爲
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郟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
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刺史呂珉

先

死之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同安長公主黎陽守將
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公主饋以客禮滑州刺史王
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
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
州亦降兗賊徐園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誅
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不問高祖遣使
修好建德卽以公主等歸京師嘗執趙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
陳君賓大使張道源等將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
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禽伏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
傳其城猶不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將高士興抗羅藝
於易南兵未交士興卽降王以爲可乎建德悟卽釋之然其大將
王伏寶數持兵功略在諸帥上或讒其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死呼

唐書八十五
九
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刈左右手乎後戰數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日蹙二國兵不解唐疆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其外唐之兵必卻唐卻而鄭完然後徐觀其變鄭若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充與連和會世充亦自乞師卽令其臣李大師魏處繪來朝請解鄭圍秦王畱之不答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畱其將范願戍之悉發海公徐園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充至滑州世充行臺僕射

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沂河西上舟相屬不絕壁成阜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充約期又遣秦王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覘建德營設伏道側獨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覺賊出騎追之王漸卻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獲其將殷秋石瓚乃報建德以書建德失二將又聞唐兵精得書猶豫頓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充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將郭士衡兵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饗執賊大將張青特建德懼人情攜駭其諸將又新破海公掠獲盈給日夜思歸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三利乘虛擣境師有萬全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圍自解三也

建德將從之。而王琬長孫安世日請兵西。每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啗諸將。以撓其謀。衆乃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心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爭。建德怒。命扶出。其妻諫曰。祭酒計甚善。王盍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今頓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且鄭朝暮待吾來。既許之。豈可見難而退。且示天下不信。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鵠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士囂。令不肅也。逼城而陣。有輕我心。待其飢破之果矣。日中建德士皆坐列。渴爭飲。意益怠。王麾軍先登。騎怒塵大漲。乃率史大奈。秦叔寶。纏廐。幟。馳出。賊陣後。建德軍顧而驚。遂大潰。建德被重創。

竄牛口谷。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獲之。傳而西。斬長安市。年四十九。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至是果敗。建德妻與其左僕射齊善行。以騎數百遁。還洛州。餘黨欲立其養子爲主。善行曰。夏王奄定河朔。號爲威彊。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爲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令各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贊曰。煬帝失德。天醜其爲。生人顛辜。羣盜乘之。如蝟毛而奮。其劇者若李密。因黎陽。蕭銑始江陵。竇建德連河北。王世充舉東都。皆磨牙搖毒。以相噬螫。其間亦假仁義禮賢才。因之擅王僭帝。所謂盜亦有道者。本夫孽氣腥焰。所以亾隋觸唐明德。折北不支。禍極凶殫。乃就殲夷。宜哉。

王實列傳第十終

薛州屯鳳臺氏

唐書八十五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

薛州屯鳳臺氏

唐書八十六

薛舉蘭州金城人。容貌魁岸，武敢善射，殖產鉅萬，好結納邊豪。為長雄。隋大業末，任金城府校尉。會歲凶，隴西盜起，金城令郝瑗將討賊，募兵數千，檄舉將始授甲。大會置酒，舉與子仁杲及其黨劫瑗于坐，矯稱捕反者，即起兵。囚郡縣官，發粟以賑貧乏，自號西秦霸王。建元秦興，以仁杲為齊公，少子仁越為晉公。它賊宗羅睺帥眾下之，以為義興公。更招附餘盜，剽馬牧兵鋒銳甚，所徇皆下。隋將皇甫綰兵萬人屯枹罕，舉以精卒二千襲之，遇於赤岸。大風且澍，逆舉陣，綰不擊，俄反風，綰屯氣色曠冥，部伍錯亂，舉介騎先眾乘之，綰陣大潰，進陷枹罕。岷山羌鍾利俗以眾二萬降，舉大振進。仁杲為齊王，東道行軍元帥，羅睺為義興王，副之。仁越晉王，河州刺史，因徇下鄯廓二州，不闕旬，盡有隴西地，眾十三萬。十三年，僭

帝號于蘭州以妻鞠爲后仁杲爲太子卽其先墓置陵邑立廟城南陳兵數萬展墓訖大饗使仁杲圍秦州仁越趨劔口掠河池太守蕭瑀拒卻之遣將常仲興度河擊李軌與軌將李贇戰昌松仲興敗軍沒於軌仁杲克秦州舉往都之仁杲寇扶風汧源賊唐弼拒不得進初弼立李弘芝爲天子有衆十萬舉遣使招弼弼殺弘芝從舉仁杲間弼無備襲之盡奪其衆弼以數百騎走軍益張號二十萬將窺京師會高祖入關遂畱攻扶風秦王擊破之斬首數千級逐北至隴還舉畏王遂踰隴走問其下曰古有降天子乎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趙佗以南粵歸漢蜀劉禪亦仕晉近世蕭琮其家今存轉禍爲福嘗有之衛尉卿郝瑗曰亮之言非也昔漢祖兵屢敗蜀先主嘗亾其妻子夫戰固有勝負豈可一不勝便爲亾國計乎舉亦悔其言乃曰聊試公等卽厚賜瑗以爲謀主瑗請連

梁師都厚賂突厥合從東向舉從之約突厥莫賀咄設犯京師會都水監宇文歆使突厥歆說止其兵故舉謀塞武德元年豐州總管張長遜擊羅喉舉悉兵援之屯析墦以游軍掠岐函秦王禦之次高墦度舉糧少利速鬪堅壁老其兵會王疾卧屯不出而舉數挑戰行軍長史劉文靜殷開山觀兵於高墦侍衆不設備舉兵掩其後遂大敗死者十六大將慕容羅喉李安遠劉弘基皆没王還京師舉拔高墦仁杲進逼寧州郝瑗謀曰今唐新破將卒禽俘人心搖矣可乘勝直趨長安舉然之方行而病召巫占視言唐兵爲祟舉惡之未幾死仁杲代立僞諡舉武皇帝未葬而仁杲滅仁杲多力善騎射軍中號萬人敵性賊悍初舉每破陣軍獲俘仁杲必斷舌刈鼻或春斫之其妻亦凶暴喜鞭楚人見不勝痛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露腹背受捶人畏而不親仁杲多殺人淫略民

人妻妾嘗得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磔之火漸割以啖士拔秦州取富人倒縣以酢注鼻或杙其隱以求財雖舉殘猛亦惡之每戒曰汝財略足辨事而傷於虐終覆吾宗及繼立與諸將素有隙者咸猜懼郝瑗哭舉病不起繇是兵稍衰秦王率諸將復壁高塘諸將請戰王曰我軍新屺銳氣少賊驟勝而驕有輕我心我閉壁以折之伺衰而擊可一戰禽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久之仁杲糧乏挑戰不許其將牟君才內史令翟長慈以衆降左僕射鍾俱仇以河州降王策賊可破遣將軍龐玉擊宗羅暉於淺水原戰酣王以勁兵擣其背羅暉敗王率騎追奔於是悉軍馳之曰勢破竹不可失也夜半至析塘遲明圍合仁杲率僞官屬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及酋黨數十人皆斬之舉父子盜隴西五年滅初仁杲降諸將賀且問曰羅暉雖破而賊城尚堅王能下之何也王曰羅暉

健將非急追之使得還城未可取也故吾使賊不及計是以克之諸將咨服仁杲已敗其將旁舍地降詔卽統其兵未幾復叛舍地羌豪也舉父子信倚之至是入南山繇商洛出漢川衆數千所過剽害敗大將龐玉至始州掠王氏女醉寢于野王取舍地所佩刀斬之送首梁州詔封女爲崇義大夫

李軌字處則涼州姑臧人略知書有智辯家以財雄邊好調人急鄉黨稱之隋大業中補鷹揚府司兵辟舉亂金城軌與同郡曹珍關謹梁碩李贇安修仁等計曰舉暴悍今其兵必來吏孱怯無足與計者欲相戮力據河右以觀天下變庸能束手以妻子餌人哉衆允其謀共舉兵然莫適敢主曹珍曰我聞讖書李氏當王今軌賢非天啓乎遂共降拜以聽命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建旗大呼軌集衆應之執虎賁郎將謝統師郡丞韋士政遂自稱河西大

涼王署官屬準開皇故事初突厥曷娑那可汗弟達度闕設內屬保會寧川至是稱可汗降於軌謹等議盡殺隋官分其產軌曰諸公既見推當稟吾約今軍以義興意在救亂殺人取財是爲賊何以求濟乎迺以統師爲太僕卿士政太府卿會辭舉遣兵來侵軌遣將敗之昌松斬首二千級悉虜其衆軌縱還之李贇曰今力戰而俘又縱以資敵不如盡阬之軌曰不然若天命歸我當禽其主此皆我有也不者徒畱何益遂遣之未幾拔張掖礪磧西平枹罕悉有河西武德元年高祖方事辭舉遣使涼州璽書慰結謂軌爲從弟軌喜乃遣弟懋入朝帝拜懋大將軍還之詔鴻臚少卿張俟德持節冊拜軌涼王涼州總管給羽葆鼓吹一部會軌僭帝號建元安樂以其子伯玉爲太子長史曹珍爲尚書左僕射攻陷河州俟德至軌召其下議曰李氏有天下曆運所屬已宅京邑一姓不

可競王今欲去帝號東向受冊可乎曹珍曰隋亾英雄焱起號帝王者瓜分鼎峙唐自保關雍大涼奄河右業已爲天子奈何受人官必欲以小事大請行蕭誓故事稱梁帝而臣於周軌從之乃遣僞尚書左丞鄧曉來朝奉書稱從弟大涼皇帝帝怒曰軌謂朕爲兄此不臣也囚曉不遣初軌以梁碩爲謀主授吏部尚書碩有算略衆憚之嘗見故西域胡種族盛勸軌備之因與戶部尚書安修仁交怨又軌子仲琰嘗候碩碩不爲起仲琰憾之乃相與譖碩軌不察齋鳩其家殺之繇是故人稍疑懼不爲用有胡巫妄曰上帝將遣玉女從天來遂召兵築臺以候女多所糜損屬薦饑人相食軌毀家貲賑之不能給議發倉粟曹珍亦勸之謝統師等故隋官內不附每引結羣胡排其用事臣因是欲離沮其衆乃廷詰珍曰百姓餓死皆弱不足事者壯勇士終不肯困且儲廩以備不虞豈

宜安散惠辱小乎僕射苟附下非國計軌曰善乃閉粟下益怨多欲叛去會修仁兄興貴本在長安自表詣涼州招軌帝曰軌據河西連吐谷渾突厥今興兵討擊尚爲難單使弄頰可下邪興貴曰軌盛彊誠然若曉以逆順禍福宜聽如憑固不受臣世涼州豪望多識其士民而修仁爲軌信任典事樞者數十人若候隙圖之無不濟帝許之興貴至涼州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因間訪興貴以自安策興貴對曰涼州僻遠財力凋耗雖勝兵十萬而地不過千里無險固自守又濱接戎狄戎狄豺狼也非我族類今唐家據京師略定中原攻必下戰必勝蓋天啓也若舉河西地奉圖東歸雖漢竇融未足吾比軌默不答久之曰昔吳王濞以江左兵猶稱已爲東帝我今舉河右不得爲西帝乎雖唐彊大如我何君無爲唐誘致我興貴懼謝曰竊聞富貴不居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合宗蒙

任敢有它志興貴知軌不可以說乃與修仁等潛引諸胡兵圍其城軌以步騎千餘出戰先是薛舉柱國奚道宜率羌兵奔軌軌許以刺史而不與道宜怨故共擊軌軌敗入城引兵登陴須外援興貴傳言曰唐使我來取軌不從者罪三族於是諸城不敢動軌嘆曰人心去矣天亾我乎攜妻子上玉女臺屬酒爲別修仁執送之斬於長安自起至亾凡三年詔興貴爲右武侯大將軍封梁國公賜帛萬段修仁左武侯大將軍申國公竝給田宅封六百戶時鄧曉聞軌敗入賀帝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亾不少感乃蹈扑以悅我不盡心於軌能竭節於我乎遂廢不齒

劉武周瀛州景城人父匡徙馬邑母趙嘗夜坐廷中見若雄雞光燭地飛投其懷起振衣無有感而娠生武周武周爲人驍悍善騎射喜交豪傑兄山伯嘗詈辱之曰汝不擇所與必滅吾宗武周因

去至洛爲太僕楊義臣帳下募征遼有功補建節校尉還馬邑爲
鷹揚府校尉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雄頗愛遇之令總虞候直閣
下久之盜仁恭侍兒懼覺誅又見天下已亂陰有異計因宣言于
衆曰今歲饑死者骨相枕于野府君閉倉不卹豈憂百姓意乎以
市怒其軍皆憤怒武周知人已搖因稱疾卧家豪桀往候謁遂椎
牛縱酒大言曰盜賊方起衆又飢壯士守分死溝壑今官粟紅腐
于倉誰能與我共取之諸惡少年皆願從隋大業十三年與其徒
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武周上謁萬歲自後入斬仁恭持
首出徇郡中無敢動者遂開倉賑窮絕馳檄屬城皆下得兵萬餘
自稱太守遣使附突厥雁門丞陳孝意虎賁郎將王智辯合兵圍
其桑乾鎮會突厥至武周與其擊智辯破之孝意奔還雁門雁門
人殺之以城歸武周武周因襲破樓煩進據汾陽宮取宮人賂突

厥始畢可汗報以馬其衆遂大攻得定襄突厥以狼頭纛立武周
爲定楊可汗僭稱皇帝以妻沮爲后建元天興衛士楊伏念爲左
僕射妹塔苑君璋爲內史令初上谷賊宋金剛有衆萬餘與魏刀
兒連和刀兒爲竇建德所攻金剛救之大敗率餘衆四千保西山
建德招之金剛恚曰建德殺魏王吾義不往諸君可以吾首取富
貴乃拔刀將自刎衆抱之泣遂與皆歸武周武周素聞金剛善兵
得之喜封爲宋王屬以軍分家貲半遺之金剛亦自結出其妻而
聘武周妹說武周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
臺武德二年總兵二萬人寇次黃蛇鎮又連突厥鋒無前遂破榆
次拔介州進圍太原詔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禦之爲賊所執舉軍
沒仲文逃還賊因破平遙取石州殺刺史王儉略涪州詔右僕射
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之寂戰敗績齊王元吉委并州遁武

周人據之遣金剛攻陷晉州執右驍衛將軍劉弘基進破澮州夏縣人呂崇茂殺其令自號魏王以應賊隋河東守將王行本與武周合關中震動高祖詔秦王督兵進討屯栢壁又詔永安王孝基與于筠獨孤懷恩唐儉等攻夏縣不克軍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軍四將被執敬德還澮州王邀戰破之於美良川敬德復與別帥尋相援王行本於蒲王又破卻其軍蒲州降帝幸蒲津關王自栢壁輕騎謁行在金剛遂圍絳州王還屯金剛引退武周攻李仲文於浩州不勝遣將黃子英護饗道驃騎大將軍張德政襲斬之虜其衆武周部將稍離金剛以糧道乏卒飢引去王追至雀鼠谷日中八戰賊皆敗斬級數萬獲輜重千乘金剛走介州官軍追之以餘衆二萬出西門背城陣亘七里王令李世勣程璣金秦叔寶爲北軍翟長孫秦武通爲南軍旣戰小卻王以精騎

突擊破之金剛將輕騎去賊將尉遲敬德尋相張萬歲降收其精兵遂復介州武周引騎五百棄并州北走突厥金剛收散卒將還拒衆不爲用亦以百騎奔突厥并州平河東地盡復未幾金剛背突厥欲還上谷爲其追騎斬之武周亦謀歸馬邑計露突厥殺之起兵六年而滅

高開道滄州陽信人世煑鹽爲生少趨勇走及奔馬隋大業未依河間賊格謙未甚奇之會謙爲隋兵圍捕左右奔散無救者開道獨身決戰殺數十人捕兵解謙得免遂引爲將軍謙滅與其黨百餘人亾海曲後出剽滄州衆稍附因北掠戍保自臨渝至懷遠皆破有之復引兵圍北平未下隋守將李景自度不能支拔城去開道據其地武德元年陷漁陽郡有之有鎧馬數千衆萬人自號燕王先是懷戎浮屠高曇晟因縣令具供與其徒襲殺令僞號大乘

皇帝以尼靜宣爲耶輸皇后，建元法輪，遣使約開道爲兄弟，封齊王。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其衆，復稱燕王。建元，署置百官。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使請降，詔以爲蔚州總管。上柱國北平郡王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抵幽州，欲圖藝。自從數騎入都督府，且觀藝。藝與張飲盡歡，知不可圖，遂去。五年，幽州饑，開道許輸以粟，藝遣老弱湊食，皆厚遇之。藝悅，不爲虞，更發兵三千，車數百，馬驢千，往請粟。開道悉畱不遣，遂北連突厥，告絕於藝。復稱燕，與劉黑闥聯兵入寇，開道攻易州，不克，遣將謝稜詭降於藝，請兵應接。藝衆至，稜縱擊破之。因導突厥俱南，恒定、幽、易等騷然，懼患，頡利以開道善攻，具與俱攻馬邑。拔之時，羣盜相繼，平開道欲降，自疑反覆得罪，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衆益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

爲養子，衛閤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君立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閤，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牀下，既暝，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閤，諸養子將搏戰，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顧不免，擐甲挺刃，據堂坐，與妻妾奏妓飲酒。金樹畏不敢前，天且明，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羅兵取養子皆斬之，亦殺君立，而歸。開道起兵，凡八年，滅，以其地爲媯州，詔以金樹爲北燕州都督。

劉黑闥，貝州漳南人，嗜酒喜蒲博，不治產，亾賴父兄，患苦之。與竇建德少相友，建德每資其費。黑闥所得輒盡，建德亦弗之計。隋末，亾命從郝孝德爲盜，後事李密爲裨將，密敗，王世充虜之，以其武健補馬軍總管，鎮新鄉。時李世勣陷於竇建德，建德使攻新鄉虜。

黑闥獻之建德用爲將封漢東郡公黑闥與諸盜游素彊武多徂詐建德有所經略常委以斥候陰入敵中覘虛實每乘隙奮奇兵出不意多所摧克軍中號爲神勇武德四年建德敗還匿漳南杜門不出會高祖召建德故將范願董康買曹湛高雅賢將用之願等疑畏謀曰王世充舉洛陽降驍將楊公卿單雄信之徒皆夷滅今召吾等若西入關必無全且夏王於唐固有德往禽淮安王同安公主皆厚遣還之今唐得夏王卽加害我不以餘生爲王復讎無以見天下義士於是謀反卜所主劉氏吉共往見故將劉雅告之雅不從衆怒殺雅去范願曰漢東公黑闥果敢多奇略寬仁容衆恩結士卒吾嘗聞劉氏當王今欲收夏王亾衆集大事非其人莫可乃之漳南謁黑闥以告黑闥喜椎牛饗士得兵百餘人襲漳南縣破之貝州刺史戴元祥魏州刺史權威合執討擊元祥等皆

敗死收其器械有衆千人建德故時左右稍歸之兵寔盛乃設壇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意自稱大將軍陷歷亭殺守將王行敏饒陽賊崔元遜攻陷深州殺刺史裴晞應之兗州賊徐園朗亦相連和遂取瀛州攻定州殘之乃移檄趙魏建德將吏往往殺令尉附賊北連高開道勢雄張進至宗城衆數萬黎州總管李世勣戰敗走洛州黑闥追之步卒五千皆覆世勣挺身免乃以王琮爲中書令劉斌爲中書侍郎遣使北結突厥頡利頡利遣俟斤宋邪那率騎從之軍大振不半年盡有建德故地高祖詔秦王及齊王元吉討之五年黑闥陷相州號漢東王建元天造以范願爲左僕射董康買兵部尚書高雅賢爲左領軍王小胡爲右領軍召建德僚屬悉復用之都洛州秦王率兵次汲數困賊進下相州棣州人復殺刺史叛歸黑闥二月秦王破之于列人取洛水使總管羅士信守

之黑闥攻陷洛水士信死王阻水爲連營分奇兵絕其餽路黑闥數挑戰堅壁不爲動三月賊糧盡王度必決戰豫壅洛水上流敕吏曰須賊度亟決之黑闥果率騎二萬絕水陣與王師大戰衆潰水暴至賊衆不得還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黑闥與范願等以殘騎奔突厥山東平秦王還黑闥藉突厥兵復入寇攻定州舊將曹該董康買先逃鮮虞聚兵應之帝以淮陽王道玄爲河北總管與原國公史萬寶討賊戰下博敗績道玄死于陣萬寶輕騎逸繇是河北復叛歸賊黑闥仍都洛州九月略瀛州殺刺史詔齊王元吉擊之不進又詔皇太子督兵并力頻戰皆捷十二月皇太子齊王悉兵戰館陶黑闥大敗引軍走躡北至毛州黑闥整衆背永濟渠陣縱騎搏之賊赴水死者數千黑闥遁去騎將劉弘基追蹙賊不得休明年正月馳至饒陽騎能屬者纔百餘困且餒黑闥所署總

管崔元遜迎拜延之入黑闥不許元遜固請且泣乃進城下元遜饋之方飯車騎諸葛德威勒兵前黑闥罵曰狗輩負我遂執詣皇太子所斬之德威舉郡降山東遂定餘黨及突厥兵間道入定州總管雙士洛邀戰破平之初秦王建天策府其弧矢制倍於常逐黑闥也爲突厥所窘自以大箭射卻之突厥得箭傳觀以爲神後餘大弓一長矢五藏之武庫世寶之每郊丘重禮必陳于儀物之首以識武功云

徐園朗者兗州人隋末爲盜據本郡以兵徇琅邪以西北至東平盡有之勝兵二萬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山東平授兗州總管魯郡公高祖遣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抵任城會黑闥兵起園朗執彥師應之自號魯王黑闥以爲大行臺元帥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州豪桀皆殺吏應賊秦王已破黑闥遣兵屯濟陰經略之園

朗懼河間人劉復禮說園朗曰彭城有劉世徹才略不常有異相士大夫許其必王將軍欲自用恐敗不如迎世徹立之功無不濟園朗謂然乃迎之盛彥師以世徹若聯叛禍且不解即謬說曰聞公迎劉世徹信乎公曰無日矣獨不見翟讓用李密哉園朗信之世徹至奪其兵以為司馬遣徇地所至皆下忌而殺之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園朗園朗數敗總管任瓌遂圍兗州降者爭踰城園朗窮棄城與下數騎夜亡為野人所殺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終

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終

唐書八十六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蕭輔沈李梁列傳第十二

唐書八十七

蕭銑後梁宣帝曾孫也祖巖開皇初叛隋降陳陳亡文帝誅之銑少貧傭書事母孝煬帝以外戚擢為羅川令大業十三年岳州校尉董景珍雷世猛旅帥鄭文秀許玄徹萬瓚徐德基郭華沔人張繡等謀反隋且推景珍為王景珍曰吾素微雖假名號眾不厭羅川令故梁裔也寬仁大度有武皇遺風且吾聞帝王之興必有符命隋冠帶悉號起梁蕭氏中興象也今推之以應天順人不亦可乎乃遣人告銑銑即報景珍書曰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祏我是以痛心疾首思刷厥恥今天誘乃衷公等降心將大復梁緒徼福于先帝吾敢不糾厲士眾以從公哉即募兵數千揚言跡盜將以應景珍會潁川賊沈桺生寇縣銑出戰不利謂其下曰岳陽豪桀將推我為主今天下叛隋吾能守節獨完

上洞万本作痛

哉且吾先人國于此若徇其請復梁祚因以半紙檄召羣盜誰敢不從衆悅乃以十月稱梁公旂幟服色悉用其舊桡生以衆歸銑用爲車騎大將軍不五日遠近爭附衆數萬乃趨巴陵景珍遣徐德基郭華率彊姓數百迎謁而先見桡生桡生與其下謀曰梁公起我最先附勳第一今岳陽兵衆而位多誰肯爲我下不如殺德基質其人獨挾梁主以進則吾誰先因殺德基詣中軍白銑銑驚曰今欲撥亂遽自相屠我不能爲若主矣步出軍門桡生懼伏地請罪銑責宥之陳兵而進景珍曰德基倡義竭誠桡生擅殺之不誅無以爲政且凶賊與共處必爲亂銑因斬桡生於是築壇城南柴上帝自稱梁王有異鳥至建元爲鳳鳴義寧二年僭稱皇帝署百官一用梁故事追諡從父琮爲孝靖帝祖巖河間忠烈王父璿文憲王封景珍晉王雷世猛秦王鄭文秀楚王許玄徹燕王萬瓚

魯王張繡齊王楊道生宋王隋將張鎮州王仁壽擊銑不能克及隋亾乃與寧長真等率嶺南州縣降於銑時林士弘據江南銑遣將蘇胡兒拔豫章使楊道生取南郡張繡略定嶺表西至三峽南交趾北距漢水皆附屬勝兵四十萬武德元年徙都江陵復園廟引岑文本爲中書侍郎掌機密遣道生攻峽州刺史許紹擊破之士死過半三年高祖詔夔州總管趙郡王孝恭討之拔通開二州斬僞東平王閻提諸將擅兵橫恣銑恐寔不制乃陽議休兵營農以黜其權大司馬董景珍之弟爲將軍怨之謀作亂事泄被誅景珍方鎮長沙銑下書赦之召還江陵景珍懼遣使詣孝恭舉地降銑遣張繡攻景珍景珍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獨不見乎奈何相攻繡不答圍之景珍潰而走麾下殺之銑進繡爲尚書令繡恃功亦驕蹇銑又誅之銑性外寬內忌疾勝已者於是大臣舊將

皆疑間多叛去。銑不能禁，由此愈弱。四年，詔孝恭與李靖率巴蜀兵順流下。廬江王瑗、繇襄陽道、黔州刺史田世康出辰州道，會兵圖銑。偽將周法明以四州降，卽詔爲黃州總管，趨夏口道，攻安州。克之，僞將雷長穎以魯山降。銑乃遣將文士弘拒孝恭戰清江口。孝恭大破之，獲鬪艦千艘，拔宜昌、當陽、枝江、松滋，僞江州將蓋彥舉以城降。孝恭靖直逼其都，初銑放兵止畱，宿衛數千人，及倉卒追集江嶺，回遠未及赴。孝恭布長圍守之，數日破其水城，取樓船數千，交州總管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詣靖降。銑度救不至，謂其下曰：「天不祚梁乎？待窮而下，必害百姓。今城未拔，先出降，可免亂。諸人何患無君？乃麾而令守陣者皆慟，以太牢告于廟，率官屬總衰布幘詣軍門謝曰：『當死者銑爾，百姓非罪也。』請無殺掠。孝恭受之，護送京師。後數日，救兵至，且十餘萬，知銑降，乃送款。銑

至高祖讓之，對曰：「隋失其鹿，英雄競逐，銑無天命，故爲陛下禽。猶田橫南面，豈負漢哉？帝怒其不屈，詔斬都市。年三十九，自僭國至，滅凡五年。」

贊曰：銑故梁子孫，起文吏，掩東南而有之。荆楚好亂，氣俗然也。觀銑武雖不足，文有餘矣。大抵盜仁義，詭世亂俗者，聖人所必誅。若銑力困計殫，以好言自釋於下，係虜在廷，抗辭不屈，僞辯易窮，卒以殊死，高祖聖矣哉！

輔公祏，齊州臨濟人。隋季與鄉人杜伏威爲盜，轉掠淮南。伏威兵寢盛，自號總管，以公祏爲長史。賊李子通據江都，伏威使公祏以精卒數千度江擊之。子通拒戰，衆十倍，銳甚。公祏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郤者斬。」公祏以衆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公祏縱左右翼搏之，子通大潰，降其

衆數千伏威既遣使歸國武德二年詔授公祐淮南道行臺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初伏威與公祐少相愛又兄事之故軍中呼輔伯尊禮略等伏威稍忌之乃署養子闕稜爲左將軍王雄誕爲右將軍推公祐爲僕射陰解其柄公祐內怏怏不平乃與故人左游仙僞學辟穀以自晦六年伏威入朝畱公祐居守復令雄誕握兵副之陰誡曰吾至京不失職無容公祐爲變後左游仙說公祐反會雄誕以疾卧家公祐奪其兵給言伏威移書令舉事八月遂僭位國稱宋卽陳故宮都之殺王雄誕署百官以左游仙爲兵部尚書東南道大使越州總管增修器械轉廩食遣將徐紹宗侵海州陳正通寇壽陽詔趙郡王孝恭趨九江嶺南大使李靖下宣城懷州總管黃君漢出譙齊州總管李世勣繇淮泗討之孝恭取蕪湖下梁山三鎮河南安撫大使任瓌拔揚子城降僞將龍龕遂據揚

州公祐復遣將馮惠亮陳當世屯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屯青州山以拒戰孝恭率諸將破之惠亮正通走李靖躡追百餘里衆悉潰正通等以五百騎奔丹陽公祐懼棄城奔左游仙於會稽兵尚數萬夜至毗陵能從者裁五百僞將吳騷孫安謀執之公祐棄妻子斬關遁與腹心士數十抵武康野人執送丹陽孝恭斬之傳首京師始公祐佐伏威起據江東距公祐死凡十三年

沈法興湖州武康人父恪陳廣州刺史法興隋大業末爲吳興郡守東陽賊樓世幹略其郡煬帝詔與太僕丞元祐討之義寧二年江都亂法興自以世南土屬姓數千家遠近嚮服乃與祐將孫士漢陳果仁執祐名誅宇文化及三月發東陽行收兵趨江都下餘杭比至烏程衆六萬毗陵通守路道德拒之法興約連和因襲殺之據其城遂定江表十餘州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

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承制置百官以陳果仁爲司徒孫士漢司空蔣元超尚書左僕射殷莘左丞徐令言右丞劉子翼選部侍郎李百藥爲掾後聞侗被廢高祖武德二年稱梁王建元爲延康易隋官儀頗用陳氏故事法興自意南方諸城可攻而平專事威戮下有細過卽誅之絲是將士攜解俄遣子倫救陳稜擊李子通反爲所敗子通乘鋒度江破京口使將蔣元超戰慶亭大敗死之法興懼棄城與左右數百投吳郡賊聞人嗣安嗣安遣將葉孝辯迎之法興中悔將殺孝辯趨會稽爲所覺懼自沉於江起義寧至武德凡三年滅

李子通沂州丞人少貧以漁獵爲生居其鄉見斑白負戴必代之家有餘則以賙人而喜報仇隋大業末長白山賊左才相自號博山公子通依之以武力雄其間鄉人有陷賊者子通專經護之方

是時羣盜暴忍獨子通仁愛歸者遂多不半歲有徒萬人才相畏忌子通乃引衆渡淮與杜伏威合爲隋將來整所破奔海陵得衆二萬自稱將軍大業十一年僭號楚王宇文化及殺煬帝以右禦衛將軍陳稜爲江都太守已而稜降高祖授以總管卽守其郡子通攻稜稜窮乞師於沈法興杜伏威伏威自將屯清流法興遣子綸屯楊子間數十里子通納言毛文深請募吳人詐爲法興兵夜襲伏威二人遂交惡無敢先戰者子通得悉力取江都遂據之稜奔而免子通僭卽皇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齊賊樂伯通先爲化及守丹楊卽以衆萬餘降之子通用爲尚書左僕射又敗法興兵遂取晉陵以法興所署掾李百藥爲內史侍郎典文檄尚書左丞殷莘爲太常卿司禮樂繇是江南士人多歸之會伏威命輔公祏拔丹楊進屯溧水子通戰敗糧且盡棄江都保京口伏威盡得其

地俄東走太湖，哀散兵二萬人，復張襲法興吳郡，破之。據餘杭，東
舉會稽，南距嶺，西抵宣城，北太湖，悉有之。武德四年，伏威遣將王
雄誕討子通，戰蘇州，敗績，退保餘杭。雄誕進傅城，子通窮，乃降。伏
威受之，并樂伯通送京師。高祖薄其罪，賜宅一區，田五頃，賚子頗
厚。及伏威來朝，子通語伯通曰：「東南未靖，而伏威來，我故兵多在
江外，若收之，可建大功。」遂皆亾。及藍田爲關吏所獲，竝伏誅。方子
通等僭盛時，復有朱粲、林士弘、張善安，亦竊名號於淮楚間。
朱粲，亳州城父人，初爲縣史。大業中，從軍伐賊長白山，亾命去，爲
盜號，可達寒賊，自稱迦樓羅王，衆十萬。度淮，屠竟陵、沔陽，轉剽山
南，所至殘戮無遺。噍僭號楚帝，建元爲昌達，攻拔南陽、義寧，未與
山南撫慰使馬元規戰，寇軍大敗，收餘衆，復振至二十萬。粲所克
州縣皆發藏粟以食，遷徙無常，去輒燔，層聚毀城郭，不務稼穡，專

景

冠

以劫爲資，於是人大餒，死者係路，其軍亦匱，乃掠小兒，蒸食之，戒
其徒曰：「味之珍，寧有加人者，第使佗國有人，我卹無儲哉。」勒所部
略婦人孺兒，分烹之。又稅諸城，細弱以益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
通事舍人顏愍楚，謫南陽，粲初引爲賓客，後盡食兩家，俄而諸城
懼皆逃散。顯州首領楊士林田瓚起兵攻粲，旁郡響起，戰淮源，粲
大敗，挈殘士奔菊潭，遣使乞降。高祖以前御史大夫段確假散騎
常侍，勞之，確醉戲粲曰：「君膾人多矣，若爲味。」粲曰：「噉嗜酒人，正似
糟豚，確恠罵曰：「狂賊歸朝，乃一奴耳，復得噬人乎？」粲懼，收確于坐，
并從者數十，悉饗之，以饗左右，遂屠菊潭，奔王世充，署龍驤大將。
軍東都，平斬洛水上士庶，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
林士弘，饒州鄱陽人，隋季與鄉人操師乞起爲盜師，乞自號元興。
王建元，天成大業十二年，據豫章，以士弘爲大將軍，隋遣治書侍

御史劉子翊討賊射殺師乞而士弘收其衆復戰彭蠡子翊敗死之遂大振衆十餘萬據虔州自號南越王俄僭號楚稱皇帝建元爲太平侍御史鄭大節以九江郡下之士弘任其黨王戎爲司空臨川廬陵南康宜春豪桀皆殺隋守令以附北盡九江南番禺悉有之後蕭銑以舟師破豫章士弘獨有南昌虔循潮之地銑敗其亾卒稍歸之復振趙郡王孝恭招慰降循潮二州武德五年士弘弟鄱陽王藥師以兵二萬圍循州總管楊世略破斬之士弘請降王戎亦獻南昌地詔戎爲南昌州總管士弘復遁保安城山誘潰亾謀復亂袁人相聚應之爲張善安所察以兵赴討會士弘死其黨乃解

張善安兗州方與人年十七亾命爲盜轉掠淮南會孟讓敗得其散卒八百襲破廬江郡依林士弘不見信憾之反襲士弘焚其邪

去保南康蕭銑取豫章遣將蘇胡兒守之善安奪其地據以歸國授洪州總管武德六年反輔公祏以爲西南道大行臺善安掠孫州執總管王戎襲殺黃州總管周法明會李大亮兵至爲開曉禍福答曰善安初不反爲部下誑誤降今易耳恐不免奈何大亮曰總管定降吾固不疑因獨入其陣與善安握手語乃大喜將數十騎詣大亮營大亮引入命壯士執之騎皆驚引去悉兵來戰大亮諭以善安自歸無庸鬪其黨罵曰總管賣我遂潰送善安京師稱不與公祏謀高祖赦之公祏破得其書遂伏誅

梁師都夏州朔方人爲郡豪姓仕隋鷹揚府郎將大業末罷歸結徒起爲盜殺郡丞唐世宗據郡稱大丞相聯兵突厥與隋將張世隆戰敗之因略定雕陰弘化延安自爲梁國僭皇帝位祭天於城南坎地瘞玉得印以爲瑞建元永隆始畢可汗遣以狼頭纛號大

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遂導突厥兵居河南地拔鹽川郡武德二年寇靈州長史楊則擊走之又與突厥千騎營野豬嶺延州總管段德操勒兵不戰師都氣懈遣兵進擊戰酣德操自以輕騎出其旁乘之師都大潰逐北二百里俘馘甚衆未幾以步騎五千入寇德操又盡屠其軍降堡將張舉劉旻師都懼遣尚書陸季覽說處羅可汗曰隋亡中國裂爲四五勢均力弱皆爭附突厥今唐滅劉武周國益大兵方四出師都將朝夕亡然次亦及突厥願可汗如魏孝文兵引而南師都請爲鄉道處羅納之令莫賀咄設入五原泥步設與師都趨延州處羅自攻太原突利可汗與奚霫契丹靺鞨繇幽州道合竇建德自滏口會晉絳已而處羅死兵不出又爲德操所破六年其將賀遂索周以所部十二州降德操悉兵攻之拔東城師都保西城不敢出求救於突厥頡利頡利以勁兵萬騎

赴之先是稽胡大師劉仝成以衆附師都因讒見殺其下疑懼乃多叛師都日益蹙遂往朝頡利教使南略故突厥盜邊無寧歲遂窺渭橋後突厥政亂太宗以師都寢危乃諭以書使歸不從詔夏州長史劉旻司馬劉蘭經略之獲生口縱以爲間君臣離撓出輕騎蹂其稼城中飢虛又天狗墮其城辛獠兒李正寶馮端皆其健將謀執師都降不果正寶挺身歸貞觀二年旻蘭表可取狀詔柴紹薛萬均併力令旻以勁卒直據朔方東城頡利來援會大雪羊馬死紹逆戰破之進屯城下其從父弟洛仁斬師都降擢洛仁爲右驍衛將軍朔方郡公自起至滅十二年以其地爲夏州始師都據郡時劉季真郭子和者亦俱起子和自有傳

劉季真離石胡人父龍兒大業十年舉兵自稱王以季真爲太子第六兒爲永安王鋒甚銳將軍潘長文連年擊不能下後虎賁郎

將梁德破殺龍兒衆乃散唐兵起六兒復聚爲盜附劉武周季真從之自號太子王六兒爲拓定王迭爲邊害西河公張綸真鄉公李仲文合兵討之季真降詔以爲石州總管賜姓李封彭山郡王宋金剛戰滄州勢未決遂復連武周及敗秦王執六兒斬之季真奔高滿政俄被殺

唐書八十七

唐書八十七

唐書八十七

劉裴列傳第十三

唐書八十八

唐書八十八

劉文靜字肇仁自言系出彭城世居京兆武功父韶仕隋戰死贈上儀同三司文靜以死難子襲儀同儻有器略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寂夜見邏堞傳烽吒曰天下方亂吾將安舍文靜笑曰如君言豪英所資也吾二人者可終羈賤乎高祖爲唐公鎮太原文靜察有大志深自結既又見秦王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豁達神武漢高帝魏太祖之徒歟殆天啓之也寂未謂然文靜俄坐李密姻屬繫獄秦王顧它無可與計者私入視之文靜挑言曰喪亂方剡非湯武高光不能定王曰安知無其人哉今過此非兒女子姁姁相憂者世道將革直欲共大計試爲我言之文靜曰南幸兵填河洛盜賊蟬結大連州縣小阻山澤以萬數須真主取而用之誠能投天會機奮櫓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

須

汾晉避盜者皆在文靜素知其豪桀一朝號召十萬衆可得也加
公府兵數萬一下令誰不願從鼓而入關以震天下王業成矣王
笑曰君言正與我意合乃陰部署賓客將發恐唐公不從文靜謀
因裴寂開說於是介寂交王遂得進議及突厥敗高君雅兵唐公
被劾王遣文靜寂共說曰公據嫌疑之地勢不圖全今部將敗方
以罪見收事急矣尚不爲計乎晉陽士健馬彊宮庫饒豐大事可
舉也今關中空虛代王弱賢豪輩與未有適歸願公引兵西誅暴
除亂乃受單使囚乎唐公私可會得釋而止王教文靜僞爲詔發
太原西河雁門馬邑男子年二十至五十悉爲兵期歲盡集涿郡
以伐遼繇是人心愁擾益思亂文靜謂寂曰公聞先發制人後發
制於人乎唐公名載圖讖聞天下尚可怙怙以待禍哉又脅寂曰
公爲監以宮人侍客公死何憾奈何累唐公寂懼乃勸起兵秦王

卽委文靜長孫順德等募士聲討劉武周文靜與寂作符敕發宮
監庫物佐軍興會王威高君雅猜貳文靜與劉政會爲急變書詣
畱守告二人反候唐公與威君雅視事文靜進曰有密牒言反者
公目威等省牒政會不肯曰所告乃副畱守唯唐公得觀公驚曰
詎有是乎讀已語威曰人告公等信乎君雅詬曰反人欲殺我耳
文靜叱左右執之由是舉兵唐公乃開大將軍府以文靜爲司馬
文靜勸改旗幟彰特興又請與突厥連和唐公從之遣文靜使始
畢可汗始畢曰唐公兵何事而起文靜曰先帝廢冢嗣以授後主
故大亂唐公國近戚懼毀王室起兵黜不當立者願與突厥共定
京師金幣子女盡以歸可汗始畢大喜卽遣二千騎隨文靜至又
獻馬千匹公喜曰非君何以致之尋拒屈突通於潼關與其將桑
顯和苦鬪死者數千文靜度顯和軍怠以奇兵從後掩之顯和敗

續通兵尚數萬欲引而東文靜命將追執之徇新安以西皆下轉
大丞相府司馬進光祿大夫魯國公唐公踐天子位擢納言時多
引貴臣共榻文靜諫曰今率土莫不臣而延見羣下言尚稱名帝
坐嚴尊屈與臣子均席此王導所謂太陽俯同萬物者也帝曰我
雖應天受命宿昔之好何可忘公其無嫌辭舉寇涇州以元帥府
長史與司馬殷開山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與討仁杲平之
復爵邑授民部尚書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秦王鎮長春宮文靜
自以材能過裴寂遠甚又屢有軍功而寂獨用故舊恩居其上意
不平每論政多屢駁遂有隙嘗與弟散騎常侍文起飲酣有怨言
拔刀擊柱曰當斬寂會家數有怪文起憂召巫夜被髮銜刀爲禳
厭文靜妾失愛告其兄上變遂下吏帝遣裴寂蕭瑀訊狀對曰昔
在大將軍府司馬與長史略等今寂已僕射居甲第寵賚不貲臣

官賞等衆人家無贏誠不能無少望帝曰文靜此言反明甚李綱
蕭瑀明其不反秦王亦以文靜首決非常計事成乃告寂今任遇
弗等故怨望非敢反宜賜全宥帝素疏忌之寂又言文靜多權詭
而性猜險忿不顧難醜言怪節已暴驗今天下未靖恐爲後憂帝
遂殺之年五十二文起亦死藉其家文靜臨刑撫膺曰高鳥盡良
弓藏果不妄貞觀三年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
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裴寂字玄真蒲州桑泉人幼孤兄鞠之年十四補郡主簿及長偉
容貌涉知書傳隋開皇中調左親衛家貧徒步走京師過華山祠
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大業中爲齊州司戶
參軍歷侍御史晉陽宮副監唐公雅與厚及畱守太原契分愈密
至捕酒通晝夜秦王與劉文靜方建大計未敢白公以寂最厚善

乃出私錢數百萬餉龍山令高斌廉俾與寂博陽不勝寂得進多
大喜日滋昵太宗以情告之許諾寂嘗以宮人侍唐公恐事發誅
聞飲酣乃白秦王將舉兵狀因言今盜徧天下城闔外卽戰場雖
徇小節猶不脫死若舉義師不特免禍且就大功唐公然所計兵
起寂進宮女五百米九百萬斛雜綵五萬段鎧四十萬首大將軍
府建爲長史下臨汾封聞喜縣公至河東屈突通未下而三輔豪
桀多歸者唐公欲先取京師恐通掎其後猶豫未決寂說曰今通
據蒲關未下而西我腹背支敵敗之符也不若破通而後趨京師
秦王曰不然兵尚權權利於速今乘機度河以奪其心且關中羣
盜處處屯結疑力相杖易以招懷撫而有之衆附兵彊何向不克
通自守賊耳庸能患我一失其機勝負未可計也唐公兩從之畱
兵圍蒲而遣秦王入關長安平賜寂田千頃甲第一區物四萬段

遷大丞相府長史進魏國公邑三百戶隋帝禪位公固讓寂開陳
符命以勸又督太常具儀撰日唐公卽位曰使我至此者公也拜
尚書右僕射賜服玩不貲詔尚食日給御膳視朝必引與同坐入
閣則延卧內言無不從呼爲裴監不名也貴震當世武德二年劉
武周寇太原守將數困寂請行授晉州道行軍總管討賊以便宜
決事賊將宋金剛據介州寂屯度索原賊埭水上流寂徙屯爲賊
所博兵大潰死亾略盡寂晝夜馳抵平陽鎮戍皆沒上書謝罪高
祖薄其過下詔慰諭俾畱撫河東寂無它才惟飛檄郡縣促入屯
壘相保贅焚積聚人益惴駭思亂夏人呂崇茂殺其令反爲賊守
寂攻之復爲所敗召還帝責讓良久以屬吏俄釋之遇待如初帝
每巡幸必委以居守麟州刺史韋雲起告寂反按訊無狀帝謂曰
朕有天下公推轂成之也容有貳哉所以訊吏欲天下人信公不

反耳詔三貴妃齋玉食寶器宴其家經宿去帝嘗從容夸語曰前
王多興細微間關行陣而後成功我家隴西舊族世姻婭帝室一
呼唱義不三月有天下公復華胄職官光顯非劉季亭長蕭曹刀
筆吏比也我與公無媿焉四年改鑄錢賜一鑪得自鑄又聘其女
為趙王元景妃遷左僕射帝置酒含章殿歡甚寂頓首曰始陛下
發太原約天下已定許上印綬今四海晏安願賜骸骨歸田里帝
泣下曰未也要當相與老爾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
亦善乎九年冊拜司空遣尚書員外郎日一人直第貞觀初太宗
親郊命寂與長孫无忌升金輅寂辭帝曰公有佐命勲无忌宣力
王室非二人誰可參乘者遂同載歸浮屠法雅坐妖言辭連寂坐
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郡寂請留京師帝讓曰公勲不稱位徒以恩
澤居第一武德之政間或弛紊職公為之今歸掃墳墓尚何辭寂

遂歸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
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
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妖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
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我戮之非
無辭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
於寂有恩必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寂功詔入朝會卒年
六十贈相州刺史工部尚書河東郡公子律師嗣尚臨海長公主
終汴州刺史律師子承先武后時為殿中監酷吏殺之始高祖論
太原首功詔尚書令秦王尚書左僕射裴寂納言劉文靜怨二死
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右屯衛大將軍
竇琮左翊衛大將軍柴紹內史侍郎唐儉吏部侍郎殷開山鴻臚
卿劉世龍衛尉少卿劉政會都水監趙文恪庫部郎中武士護驃

騎將軍張平高李思行李高遷左屯衛長史許世緒等十四人怨一死武德九年十月太宗又定功臣封戶時文靜已死乃自寂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寂戶千五百長孫无忌王君廓尉遲敬德房玄齡杜如晦戶千三百長孫順德柴紹羅藝趙郡王孝恭戶千二百侯君集張公謹劉師立戶千李勣劉弘基戶九百高士廉宇文士及秦叔寶程知節戶七百安興貴安修仁唐儉竇軌屈突通蕭瑀封德彝劉義節戶六百錢九隴樊興公孫武達李孟嘗段志玄龐卿暉張亮李藥師杜淹元仲文戶四百張長遜張平高李安遠李子和秦行師馬三寶戶三百寂等三十人已見於傳自趙文恪等十八人功不甚顯然參附義始事班班見當世今次第其名總出左方云

趙文恪并州人爲隋鷹揚府司馬義兵起授右三統軍武德二年

擢都水監封新興郡公時中國經大亂馬耗會突厥講和詔文恪至并州與齊王誘市邊馬以備軍劉武周寇太原屬城盡沒李仲文守涪州兵力孤絕齊王使文恪率步騎千餘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遁詔下獄死

李思行趙州人避仇太原唐公將起使覘訶長安還具論機策以贊大議授左三統軍從破霍邑平京師擢累嘉州刺史樂安郡公卒贈洪州都督諡曰襄

李高遷岐州人客太原唐公引致左右執高君雅等有功以右三統君從下霍邑圍長安力戰遷左武衛大將軍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突厥寇馬邑高滿政請救詔高遷督兵助守賊盛乃夜斬關走所將皆沒坐除名徙邊後歷資州刺史卒贈涼州都督姜寶誼秦州上邽人父遠仕周爲秦州刺史朝邑縣公寶誼游太

軍

學受書業不進去爲左翊衛以積勞遷鷹揚郎將領府兵從高祖督盜太原及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以多爵累永安縣公歷右武衛大將軍劉武周使黃子英數盜雀鼠谷帝遣寶誼擊之賊輕甲挑師戰接而三遁逐之伏發寶誼爲賊執俄亡歸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兵合寂棄軍走寶誼復爲所禽帝聞爲泣下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斛果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幽州總管諡曰剛子協字壽善篆籀歷燕然都護夏州都督封成紀縣侯諡曰威

許世緒并州人隋鷹揚府司馬知隋將亡請唐公曰天輔德人與能乘機不發後必蹈悔隋政不綱天下搖亂公姓名已著謠錄今孽五郡之兵據四戰之衝苟無奇計禍不反踵若收取英俊爲天

下倡帝王業也公奇之顧倚親密兵起授右一府司馬累除蔡州刺史真定郡公卒弟洛仁亦從起晉陽錄功至冠軍大將軍卒贈代州都督諡曰勇陪葬昭陵

劉師立宋州虞城人始事王世充爲親將洛陽平當誅秦王壯其才釋不死引爲左親衛建成之變師立參奉密議後與尉遲敬德龐卿暉李孟嘗等九人錄功拜左衛率遷左驍衛將軍襄武郡公賜絹五千匹有告師立姓在符讖欲反者太宗謂曰人言卿將反果乎師立對曰臣爲隋官不過六品材駑下不敢希富貴今遭非常之會位將軍顧已極矣何敢反帝笑曰朕知妄耳賜束帛召入卧內慰勉羅藝反京師震駭詔師立檢校右武侯大將軍勒兵備非常藝平有司劾黨與師立坐與善除名尋以藩邸舊檢校岐州都督上書請討吐谷渾未報卽遣使問諭部落多降附者列其地

爲開橋二州又党項酋拓拔赤辭先附吐谷渾倚險自守亦遣說下之詔赤辭爲西戎州都督師立以母喪解歧人表留遂不得赴哀時河西党項破丑氏嘗苦邊又阻新附師立討之軍未至破丑懼遁去師立窮追之抵邨于真山而還又戰吐谷渾於小莫門川破之轉始州刺史卒諡曰肅

劉義節并州人隋大業末補晉陽鄉長富於財裴寂薦之唐公又與王威高君雅游然於唐公爲最厚兵將起威君雅疑之義節刺知其情得先事禽威等從平京師爲鴻臚卿時傾府庫爲軍賞帑財大乏義節曰今京師屯兵多樵貴帛賤若伐街苑樹爲薪以易布帛歲數十萬可致又請軸舒藏由見繒取羨尺補雜費得十餘萬段調度遂給遷太府封葛國公義節本名世龍或言世龍子名鳳昌父子非人臣兆高祖不聽更賜今名貞觀初轉少府監坐貴

內

入賈人珠及故出署丞罪廢爲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從子思禮武后時爲箕州刺史少學相人於張憬藏憬藏謂思禮歷刺史位至太師萬歲通天二年授箕州益喜以爲太師位尊非佐命不可得乃結洛州錄事參軍綦連耀謀反謂耀曰君體有龍氣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當輔我陰約君臣思禮因以術眩衆見者必曰當三品使嗜進者充望然後云綦連耀且受命公等皆因之事敗武懿宗按之陰弛思禮禁使多逮引思禮冀自脫悉引素相忤者將刑猶不寤與衆人斬於市其知名者如李元素孫元亨石抱忠王勳勳兄勔路敬淳等三十餘族竄逐千餘人

錢九隴字永業湖州長城人父文疆爲吳明徹裨將與明徹俱敗彭城入隋以罪沒爲奴故九隴事唐公善騎射常備左右兵起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從戰薛仁果劉武周擢累爲右武衛將軍從

平洛陽佐皇太子建成討劉黑闥魏州力戰破賊以功最封郿國公以本官爲苑游將軍貞觀初爲眉州刺史改巢國卒贈左武衛大將軍潭州都督諡曰勇陪葬獻陵

樊興安州人以罪爲奴從唐公平長安授左監門將軍從秦王積戰多封營國公數賜黃金雜物後坐事削爵貞觀六年陵州獠反命討之爲左驍衛將軍又從李靖擊吐谷渾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後軍期士多死亾失器仗以勲減死後爲左監門大將軍襄城郡公太宗征遼以興忠謹副房玄齡畱守京師檢校右武侯將軍卒贈左武侯大將軍洪州都督陪葬獻陵

公孫武達京兆櫟陽人以豪俠稱爲隋驍果兵興武達至長春宮上謁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功多累遷秦府右三軍驃騎封清水縣公貞觀初爲肅州刺史突厥騎數千輜重萬餘入寇謀南趨吐

谷渾武達以精兵二千人與戰虜稍却復殊死鬪薄之張掖河潛命上流度兵虜已半濟乃兩岸夾擊斬溺略盡璽書勞之遷左監門將軍鹽州突厥叛詔武達趨靈州追及賊賊方度河乃據南涯陣武達擊之斬其帥可邏拔扈進封東萊郡公終右武衛大將軍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

龐卿暉并州人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邠國公卒追改濮國子同善右金吾大將軍同善子承宗開元初仕至太子賓客張長遜京兆櫟陽人精馳射在隋爲里長以平陳功擢上開府累遷五原郡通守遭亂附突厥突厥號爲割利特勒義兵起以郡降卽拜五原太守安化郡公徙封范陽時梁師都辭舉請突厥兵南度河長遜濬作詔與莫賀咄設以伐其謀會唐使亦至突厥兵不出武德元年詔右武侯驃騎將軍高世靜聘始畢可汗至豐州而

授

充

始畢死詔留金幣不遣突厥怒出兵南至河長遜遣世靜出塞勞之且若專致賻賜者虜引還授摠官改楊國公及討薛舉不待命輒引兵會賜錦袍金甲或譖長遜居豐久恐與突厥爲唇齒乃請入朝授右武侯將軍徙息國公加賜宮人綵千段屬有疾高祖親問之後竇軌率巴蜀兵擊王世九以長遜檢校益州行臺左僕射歷遂夔二總管政以惠稱貞觀十一年卒

張平高綏州人爲隋鷹揚府校尉戍太原遂預謀議從唐公平京城累授右領軍將軍封蕭國公貞觀初爲丹州刺史坐事以右光祿大夫還第卒追封羅國贈潭州都督

李安遠夏州人父徹隋上柱國雲州刺史世爲將家以財雄安遠少無檢與博徒游至破產晚乃折節嚮書從士大夫苟勝已必傾心交之襲爵城陽公與王珪最善珪坐王頗得罪當流安遠爲營

護免後補正平令兵起攻絳州安遠與通守陳叔達嬰城拒唐公素與安遠善及拔絳撫慰其家引與同食授右翊衛統軍正平縣公後從破屈突通進上柱國右武衛大將軍數從秦王征討積功累封至廣德郡公奉使吐谷渾安遠與約和吐谷渾乃請爲互市邊場利之隱太子將亂陰使誘動安遠介無貳志秦王益親重貞觀初嘗命統邏騎都下督盜賊歷潞州都督懷州刺史皆以幹用顯然急刻少恩由是損名卒贈涼州都督諡曰安追封遂安郡公馬三寶性敏儉事柴紹爲家僮紹尚平陽公主高祖兵起紹間道走大唐三寶奉公主遁司竹園說賊何潘仁與連和潘仁入謁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撫接羣盜兵至數萬唐公濟河授三寶左光祿大夫秦王至竹林宮三寶以兵詣軍門謁遂從平京師拜太子監門率別擊叛胡劉拔真於北山破之從平薛仁杲與柴

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名王俘執數千以功封新興縣男後高祖幸司竹園顧謂曰汝與兵處邪衛青大不惡貞觀初拜左驍衛大將軍進爵爲公卒諡曰忠

李孟嘗趙州人終右威衛大將軍漢東郡公

元仲文洛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河南縣公

秦行師并州人終右監門將軍清水郡公

贊曰應龍之翔雲濤然而從震風薄怒萬空不約而號物有自然相動耳觀二子非有踔越之姿當高祖受命赫然利見於世故能或翼或從尸天之功云文靜數履軍陷陣以才自進而寂專用串昵顯外者易乘邇者難疏故文靜先被躁望誅寂後坐詆言斥誠異夫蕭何曹參矣

劉裴列傳第十三終

唐書八十八

唐書八十八

卓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唐書八十九

屈突通其先蓋昌黎徒何人後家長安仕隋爲虎賁郎將文帝命覆隴西牧簿得隱馬二萬匹帝怒收太僕卿慕容悉達監牧官史千五百人將悉殊死通曰人命至重死不復生陛下以至仁育四海豈容以畜產一日而戮千五百士帝叱之通進頓首曰臣願身就戮以挺衆死帝寤曰朕不明乃至是今當免悉達等旌爾善言遂皆以減論擢武衛將軍莅官勁正有犯法者雖親無所回縱其弟蓋爲長安令亦以方嚴顯時爲語曰寧食三斗艾不見屈突蓋寧食三斗葱不逢屈突通煬帝卽位遣持詔召漢王諒先是文帝與諒約若璽書召驗親敕字加點又與王麟符合則就道及是書無驗諒覺變詰通通占對無屈竟得歸長安大業中與宇文述共破楊玄感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秦隴盜起授關內討捕大使

祖

安定人劉迦論反衆十餘萬據雕陰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初
不與戰軍中意其怯通陽言旋師而潛入上郡賊未之覺引而南
去通七十里舍分兵徇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斬迦論
并首級萬餘築京觀於上郡南山虜老弱數萬口後隋政益亂盜
賊多士無鬪志諸將多覆通每向必持重雖不大克亦不敗負帝
南幸使鎮長安高祖起代王遣通守河東戰久不下高祖畱兵圍
之遂濟河破其將桑顯和於飲馬泉通大懼乃畱鷹揚郎將堯君
素守蒲將自武關趨藍田以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
相持月餘通令顯和夜襲文靜詰朝大戰顯和縱兵破二壁唯文
靜一壁獨完然數入壁短兵接文靜中流矢軍垂敗顯和以士疲
乃傳餐食文靜因得分兵實二壁會游軍數百騎自南山還擊其
背三壁兵大呼奮而出顯和遂潰盡得其衆通勢蹙或說之降曰

吾蒙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自摩其頸曰要當
爲國家受人一刀其訓勉士卒必流涕故力雖窮而人尚爲之感
奮帝遣其家僮往召通趨斬之俄聞京師平家盡沒乃畱顯和保
潼關率兵將如洛旣行而顯和來降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精騎追
及於稠桑通結陣拒之琮縱其子壽往諭使降通大呼曰昔與汝
父子今則讐也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諸君皆家關
西何爲復東衆皆捨兵通知不免遂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
力屈兵敗不負陛下遂被禽送長安帝勞曰何相見晚邪泣曰通
不能盡人臣之節故至此爲本朝羞帝曰忠臣也釋之授兵部尚
書蔣國公爲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
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聞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特賚金銀六
百兩綵千段判陝東道行臺左僕射從討王世充特通二子在洛

帝曰今以東略屬公如二子何通曰臣老矣不足當重任然疇昔陛下釋俘纍加恩禮以蒙更生是時口與心誓以死許國今日之行王當先驅二兒死自其分終不以私害義帝太息曰烈士徇節吾今見之及竇建德來援賊秦王分麾下半以屬通俾與齊王圍洛世充平論功第一拜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鎮東都數歲召爲刑部尚書自以不習文固辭改工部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馳鎮洛貞觀初行臺廢爲洛州都督進左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諡曰忠後詔配饗太宗廟廷永徽中贈司空二子壽詮壽襲爵太宗幸洛思通忠節故詮以少子拜果毅都尉賜粟帛卹其家終瀛州刺史詮子仲翔神龍中復守瀛州初桂州都督李弘節亦以清慎顯旣歿其家賣珠太宗疑弘節實貪欲追坐舉者魏徵曰陛下過矣且今號清白死不變者屈突通張道源通三

子來調共一馬道源子不能自存審其清者不加卹疑其濁者罪所舉亦好善不篤矣帝曰朕未之思置不問故通之清益顯云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善陽人隋大業末從軍高陽積閱爲朝散大夫劉武周亂以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得晉滄等州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栢壁金剛敗奔突厥敬德合餘衆守介休王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諭之乃與尋相舉地降引爲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慄敢今執之猜貳已結不卽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者邪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以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爲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

橫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禽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它，何相報速邪？」賜金銀一篋。竇建德營板渚，王命李勣等爲伏，親挾弓，令敬德執稍略其壘。大呼致師，建德兵出，乃稍引却，殺數十人。衆益進，伏發，大破之。時世充兄子琬使於建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衆。王望見，問誰可取者。敬德請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馳往，禽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從討劉黑闥，賊以奇兵襲李勣，王勒兵掩其後，俄而賊衆四面合。敬德率壯士馳入賊陣，亂乃得出。又破徐園朗，以功授王府左二副護軍。隱太子嘗以書招之，贈金皿一車。辭曰：「敬德起幽賤，會天下喪亂，久陷逆地。秦王實生之，方以身徇恩。今於殿下無功，其敢當賜？若私許，則懷二心，徇利棄忠，殿下亦焉用之哉？」太子怒而止。敬德以聞，王曰：「公之心如山岳然。」

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然恐非自安計。巢王果遣壯士刺之。敬德開門安卧，賊至不敢入。因譖於高祖，將殺之。王固爭得免。其後隱巢計日急，敬德與長孫无忌入白曰：「大王不先決社稷危矣。」王曰：「我惟同氣，所未忍。伺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如何？」敬德曰：「人情畏死，衆以死奉王，此天授也。天與不取，反得其咎。大王卽不聽，請從此亾，不能交手蒙戮，死忌曰：王不從敬德言，敬德亦非王有，今敗矣。」王曰：「寡人之謀，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處事有疑，非智。臨難不決，非勇。王今自計如何？」勇士八百人悉入宮，控弦被甲矣。尚何辭？後又與侯君集等懇熟，勸進計乃定。時房玄齡、杜如晦被斥在外，召不至。王怒曰：「是背我邪？」因解所佩刀授之，謂曰：「卽不從，可斬其首以來。」敬德遂往，諭玄齡等入計議。隱太子死，敬德領騎七十趨玄武門，王馬逸墜林下。元吉將奪弓，窘王。敬德馳叱之。元吉

走遂射殺之。宮府兵屯玄武門，戰不解。敬德持二首示之，乃去。時帝泛舟海池，王命敬德往侍，不解甲趨行。在帝驚曰：「今日之亂，爲誰爾？」來何邪？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陛下不安，遣臣宿衛。」帝意悅。於是南衙北門兵與府兵尚雜鬪。敬德請帝手詔詣軍聽秦王節度，內外始定。王爲皇太子，授左衛率，時坐隱巢者百餘家，將盡沒入之。敬德曰：「爲惡者二人，今已誅，若又窮支黨，非取安之道。」由是普原論功爲第一，賜絹萬匹，舉齊府金幣什器賜焉。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突厥入寇，授涇州道行軍總管。虜至涇陽，輕騎與戰，敗之。敬德所得財，必散之士卒。然倖直，頗以功自負。又廷質大臣得失，與宰相不平。出爲襄州都督，累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

罷召讓曰：「朕觀漢史，嘗怪高祖時功臣少全者，今視卿所爲，乃知韓彭夷戮，非高祖過國之大事，惟賞與罰橫，恩不可數得，勉自修飭，悔可及乎？」敬德頓首謝。後改封鄂國，歷鄜夏二州都督。老就第，授開府儀同三司，朝朔望。帝將討高麗，敬德上言乘輿至遼，太子次定州，兩京空虚，恐有玄感之變。夷貊小國不足枉萬乘，願委之將臣，以時摧滅。帝不納。詔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一馬軍總管。師還，復致仕。顯慶三年卒，年七十四。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冊贈司徒、并州都督，諡曰忠武。給班劍羽葆，鼓吹陪葬昭陵。敬德晚節謝賓客，不與通。飭觀沼，奏清商樂，自奉養甚厚。又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其戰善避稍，每單騎入賊，雖羣刺之，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稍，還刺之。齊王元吉使去刃，與之校。敬德請王加刃，而獨去之。卒不能中。帝嘗問奪稍與避稍孰難，對曰：「奪稍

難試使與齊王戲少選王三失稍遂大愧服

張公謹字弘慎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涑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歸天子授檢校鄒州別駕遷累右武侯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啓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決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卜而不吉其可已乎王曰善隱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門銳甚公謹獨閉關拒之以功授左武侯將軍封定遠郡公實封一千戶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餽運數言時政得失太宗多所採納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可取狀於帝曰頡利縱欲肆凶誅害善良昵近小人此主昏於上可取一也別部同羅僕骨回紇延陀之屬皆自立君長圖爲反噬此衆叛於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以輕騎免拓設出討衆敗無餘欲谷喪師無託足之地此兵挫將敗可取三也

北方霜旱稟糧乏絕可取四也頡利疎突厥親諸胡胡性翻覆大軍臨之內必生變可取五也華人在北者甚衆比聞屯聚保據山險王師之出當有應者可取六也帝然所謀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封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官下年四十九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日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詔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襄十三年追改鄒國公永徽中加贈荊州都督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修國史著書百餘篇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訥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故貶爲普州刺史終橫州司馬子俳仕玄宗時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修所闕累擢知圖書括訪異書使進國子司業以累免官

秦瓊字叔寶以字顯齊州歷城人始爲隋將來護兒帳內母喪護兒遣使弔之吏怪曰士卒死喪將軍未有所問今獨弔叔寶何也護兒曰是子才而武志節完整豈久處卑賤邪俄從通守張須陀擊賊盧明月下邳賊衆十餘萬須陀所統纔十之一堅壁未敢進糧盡欲引去須陀曰賊見兵却必悉衆追我得銳士襲其營且有利誰爲吾行者衆莫對惟叔寶與羅士信奮行乃分勁兵千人伏莽間須陀委營遁明月悉兵追躡叔寶等馳叩賊營門閉不得入乃升樓拔賊旗幟殺數十人營中亂卽斬關納外兵縱火焚三十餘屯明月奔還須陀回擊大破之又與孫宣雅戰海曲先登以前後功擢建節尉從須陀擊李密滎陽須陀死率殘兵附裴仁基仁基降密密得叔寶大喜以爲帳內驃騎待之甚厚密與宇文文化交戰黎陽中矢墮馬濱死追兵至獨叔寶捍衛得免後歸王世充

署龍驤大將軍與程鸞金計曰世充多詐數與下呪誓乃巫嫗非撥亂主也因約俱西走策其馬謝世充曰自顧不能奉事請從此辭賊不敢逼於是來降高祖俾事秦王府王尤獎禮從鎮長春宮拜馬軍總管戰美良川破尉遲敬德功多帝賜以黃金瓶勞曰卿不卹妻子而來歸我且又立功使朕肉可食當割以啖爾況子女玉帛乎尋授秦王右三統軍走宋金剛於介休拜上柱國從討世充建德黑闥三盜未嘗不身先鋒鏖陣前無堅對積賜金帛以千萬計進封翼國公每敵有驍將銳士震耀出入以夸衆者秦王輒命叔寶往取之躍馬挺槍刺於萬衆中莫不如志以是頗自負及平隱巢功拜左武衛大將軍實封七百戶後稍移疾嘗曰吾少長戎馬間歷二百餘戰數重創出血且數斛安得不病乎卒贈徐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宗詔有司琢石爲人馬立墓前以旌戰功貞觀

十三年改封胡國公後四年詔司徒趙國公无忌司空河間王孝恭司空萊國公如晦司空太子太師鄭國公徵司空梁國公玄齡開府儀同三司鄂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特進宋國公瑀輔國大將軍襄國公志玄輔國大將軍夔國公弘基尚書左僕射蔣國公通陝東道行臺右僕射鄖國公開山荊州都督譙國公紹荊州都督邳國公順德洛州都督鄖國公亮吏部尚書陳國公君集左驍衛大將軍郟國公公謹左領軍大將軍盧國公知節禮部尚書永興郡公世南戶部尚書渝國公政會戶部尚書莒國公儉兵部尚書英國公勣并叔寶竝圖形凌煙閣高宗永徽六年遣使致祭名臣圖形凌煙閣者凡七人徵士廉瑀志玄弘基世南叔寶皆始終著名者也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隋戎州刺

史與高祖善嘗偕典軍衛故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儉爽邁少繩檢然事親以孝聞見隋政寢亂陰說秦王建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儉曰公日角龍廷姓協圖讖係天下望久矣若外嘯豪桀北招戎狄右收燕趙濟河而南以據秦雍湯武之業也高祖曰湯武之事豈可幾然喪亂方剡私當圖存公欲拯溺者吾方爲公思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渭北道元帥司馬從定京帥爲相國府記室晉昌郡公武德初進內史舍人遷中書侍郎散騎常侍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會俱在賊中君實私語儉曰獨孤尚書將舉兵圖大事猶豫不發故及此所謂當斷不斷而受亂者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君實曰獨孤拔難歸再戍河上寧其王者

不死乎儉恐必亂密遣劉世讓歸白發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趨還舟捕反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俄而武周敗亾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皇帝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安撫大使許以便宜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天策府長史檢校黃門侍郎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食綿州六百戶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歲餘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羣豕突出于林帝射四發輒殪四豕一豕躍及鐙儉投馬搏之帝拔劍斷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神武定四方豈復快心于一獸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儉居

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爲樂坐小法貶光祿大夫永徽初致仕加特進顯慶初卒年七十八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襄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駿娶太平公主女擢累殿中監駿太常少卿坐太平黨誅

儉弟憲憲字茂彝仕隋爲東宮左勳衛太子廢罷歸不治細行好馳獵藏亾命所交皆博徒輕俠高祖領大原頗親遇之參與大議義師起授正議大夫置左右尤所信倚封安富縣公武德中進累雲麾將軍加郡公貞觀中終金紫光祿大夫

裔孫次字文編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侍御史竇參數薦之改禮部員外郎參貶出爲開州刺史積十年不遷韋臯鎮蜀表爲副使德宗諭臯罷之次身在遠久抑不得申以爲古忠臣賢士罹讒毀被放至殺身君且不悟者因采獲其事爲辨謗略三篇上之帝益怒

曰是乃以古昏主方我改夔州刺史憲宗立召還授禮部郎中知制誥終中書舍人憲宗雅惡朋比傾陷者嘗覽辨謗略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凡君人者宜所觀省然次編錄未盡卿可廣其書傳師乃與令狐楚杜元穎論次起周訖隋增爲十篇更號元和辨謗略子扶字雲翔仕歷屯田郎中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千斛吏責償之繫其父子至孫凡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監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進中書舍人出爲福州觀察使濫殺人風績不立會卒奴婢爭財有司按其貲至十餘萬時議蚩薄之扶弟持字德守中進士第大和中爲渭南尉試京兆府進士時尹杜悰欲以親故託之持輒趨降階伏悰語塞乃止累遷工部郎中出爲容州刺史遷給事中歷朔方昭義節度使卒

子彥謙字茂業多通技藝尤工爲詩負才無所忌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鎮河中辟幕府累表爲副歷晉絳二州刺史重榮軍亂彥謙貶興元參軍事節度使楊守亮表爲判官遷副使終閬壁二州刺史

段志玄齊州臨淄人父偃師仕隋爲太原司法書佐從義師官至郢州刺史志玄資質偉岸少無賴數犯法大業末從父客太原以稟粟諸惡少年畏之爲秦王所識高祖興以千人從授右領大都督府軍頭下霍邑絳郡攻永豐倉椎鋒最歷左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于潼關文靜爲桑顯和所襲軍且潰志玄率壯騎馳賊殺十餘人中流矢忍不言突擊自如賊衆亂軍乘之唐兵復振通敗走與諸將躡獲於稠桑以多授樂游府車騎將軍從討王世充深入馬跌爲賊禽兩騎夾持其髻將度洛志玄忽騰而上二人

者俱墮於是奪其馬馳歸尾騎數百不敢近破竇建德平東都遷秦王府右二護軍隱太子嘗以金帛納之拒不納秦王卽位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九百戶詔率兵至青海奪吐谷渾牧馬逗畱免未幾復職文德皇后之葬與宇文士及勒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內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能辨不納比曙帝歎曰真將軍周亞夫何以加改封褒國公歷鎮軍大將軍貞觀十六年疾帝臨視泣顧曰當與卿子五品官頓首謝請與母弟乃拜志感左衛郎將及卒帝哭之慟贈輔國大將軍楊州都督陪葬昭陵諡曰壯肅三世孫文昌

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齷齪小行節度使裴胄禮之胄採古今禮要爲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頗爲韋貫之苛詆偃蹇不得進貫之罷引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遂爲承旨穆宗卽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羣蠻震服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略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卽引還彭濮蠻大酋蹉祿來請立石刊誓修貢獻入遷兵部尚書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俄檢校尚書右僕射平章事節度淮南大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讓卽日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

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羈蹙
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

子成式字柯古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彊記多奇篇祕籍侍父于蜀
以畋獵自放文昌遣吏自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兔徧遺幕府人爲
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複用者衆大驚擢累尚書郎爲吉州刺史
終太常少卿著西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善樂
律能自度曲云

贊曰屈突通盡節於隋而爲唐忠臣何哉惟其一心故事兩君而
無嫌也敬德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
遇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投幾之會間不容穢公謹所以抵龜
而決也

屈突尉遲張秦唐段列傳第十四

唐書八十九

唐書八十九

安政戊午仲夏以萬曆刊本一校朱批于章句

給事中張

